

子女弱個一是她

著 夫 達 郁

行印局書代現

復旦大學圖書館

994678

857.7
4735

子女弱個一是她

著 夫達郁

行印局書代現

1932

12A784/17

她是一個弱女子

實價六角

著作者 郁達夫

發行者 洪雪帆

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

出版者 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

現代書局

分店

南京 福州 漢口 九江
北平 廈門 鄭州 咸都
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1928,12,1.初版

1-3000冊

謹以此書，獻給我
最親愛，
最尊敬的
映霞。

一九三二年三月達夫上

—

她的名字叫鄭秀岳。上課之前點名的時候，一叫到這三個字，全班女同學的眼光，總要不約而同的會聚到她那張蛋圓粉膩的臉上去停留一刻，有幾個坐在她下面的同學，每會因這注視而忘記了回答一聲『到！』男教員中間的年輕的，每叫到這名字，也會不能自己地將眼睛從點名簿上偷偷舉起，向她那雙紅潤的嘴唇，黑漆的眼睛，和高挺的鼻樑，試一箇急速貪戀的鷹掠。雖然身上穿的，大家都是一樣的校服，但那套

腰把緊緊的藍布衫兒，摺紮一定的短黑裙子，和她的這張粉臉，這雙肉手，這兩條圓而且長的白襪腿腳，似乎特別的相稱，特別的合式。

全班同學的年齡，本來就上下不到幾歲的，可是操起體操來，她所站的地位總在一排之中的第五六個人的樣子。在她右手的幾個，也有瘦而且長，比她高半箇頭的；也有腫胖魁偉，像大寺院門前的金剛下世的；站在她左手以下的人，形狀更是畸畸怪怪，變態百出了，有幾個又矮又老的同學，看起來簡直是像歐州神話裏化身出來的妖怪婆婆。

暑假後第二學期開始的時候，鄭秀岳的坐位變過了。入學考試列在第七名的她，在暑假大考裏居然考到了第一。

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的熱，到了開學後的陽歷九月，殘暑還在蒸人。開校後第二箇禮拜六的下午，鄭秀岳換了衣服，夾了一包書籍之類的小包站立在校門口的樹陰下探望，似乎想在許多來往喧嚷着的同學，車子，行人的雜亂堆裏，找出她家裏來接她回

去的包車來。

許多同學都嘻嘻哈哈的回去了，門前攔在那裏等候的車輛也少下去了，而她家裏的那乘新漆的鋼弓包車依舊還沒有來。頭上面猛烈的陽光在穿過了樹陰施威，周圍前後對幾個有些認得的同學少不得又要招呼談幾句話，家裏的車子尋着等着可終於見不到蹤影，鄭秀岳當失望之後，臉上的汗珠自然地也增加了起來，紗衫的腋下竟淋淋地溼透了兩箇圈兒。略把眉頭縐了一縐，她正想回身再走進校門去和門房談話的時候，從門裏頭却忽而叫出了一聲清脆的喚聲來：

『鄭秀岳，你何以還沒有走？』

舉起頭來，向門裏的黑蔭中一望，鄭秀岳馬上就看出了一張清麗長方，瘦削可愛的和她在講堂上是同座的馮世芬的臉。

『我們家裏的車子還沒有來啦。』

『讓我送你回去，我們一道坐好啦。你們的家住在那裏的？』

「梅花碑後頭，你們的呢？」

「那頂好得咧，我們住在太平坊巷裏頭。」

鄭秀岳躊躇遲疑了一會，可終被馮世芬的好意的勸招說服了。

本來她倆，就是在同班中最被注意的兩個。入學試驗是馮世芬考的第一，這次暑假考後，她却落了一名，考到了第二。兩人的平均分數，相去只有一。三五的差異，所以由鄭秀岳猜來，想馮世芬心裏總未免有點不平的意氣含蓄在那裏。因此她倆在這學期之初，雖則課堂上的坐席，膳廳裏的食桌，宿舍的床位，自修室的位置都在一道，但相處十餘日間，鄭秀岳對她終不敢有十分過於親密的表示。而馮世芬哩，本來就是一個理性發達，天性良善的非交際家。對於鄭秀岳，她雖則並沒有什麼敵意懷着，可也不想急急的和她締結深交。但這一次的同車回去，却把她兩人中間的本來也就沒有什麼的這一層隔膜穿破了。

當她們兩人正挽了手同坐上車去的中間，門房裏，却還有一位二年級的金剛，

長得又高又大的李文卿立在那裏偷看她們。她的臉上，滿溢着一層紅黑色的雀斑，面部之大，可以比得過平常的長得很魁梧的中年男子。她做校服的時候，裁縫店總要她出加倍的錢，因為尺寸太大，材料手工，都要加得多。說起話來，她那副又洪又亮的沙啞嘴，就似乎是徐千歲在唱二進宮。但她家裏却很有錢，獅子鼻上架在那裏的她那副金邊眼鏡，便是同班中有些破落小資產階級的女孩兒的豔羨的目標。初進學校的時候，她的兩手，各帶着三四箇又粗又大的金戒指在那裏的，後來被舍監說了，她纔咕噥着『那有什麼，不帶就不帶好啦。』的泄氣話從手上除了下來。她很用功，但所看的書，都是些二度梅，十美圖之類的舊式小說。最新的也不過看到了鴛鴦蝴蝶式的什麼姻緣。她有一件長處，就是在用錢的毫無吝惜，與對同學的廣泛的結交。

她立在門房間裏，呆呆的看鄭秀岳和馮世芬坐上了車，看她們的車子在太陽光裏離開了河沿，纔同男子似的自言自語地啞了一啞舌說：

『呸，這一對小東西倒好玩兒！』

她臉上同猛犬似地露出了一臉猶笑，老門房看了她這一副神氣，也覺得好笑了起來，就嘲弄似地對她說笑話說：

『李文卿，你爲啥勿同她們來往來往？』

李文卿聽了。在雀斑中間居然也漲起了一陣紅潮，就同壯漢似地呵呵哈哈的放聲大笑了幾聲，隨後拔起脚跟，便雄糾糾地大踏步走回到校裏面的宿舍中去了。

二

梅花碑西首的謝家巷裏，建立有一排朝南三開間，前後都有一方園地的新式住屋。這中間的第四家黑牆門上，釘着一塊泉唐鄭的銅牌，便是鄭秀岳的老父鄭去非的隱居之處。

鄭去非的年紀已將近五十了，自前妻生了一個兒子，不久就因產後傷風死去之

後，一直獨身不娶，過了將近十年。可是出世之後，轉轉變遷，他的差使却不曾脫過，最初在福建做了兩任知縣，卸任回來，閑居不上半載，他的一位好友，忽在革命前兩年，就了江蘇的顯職，於是他也馬上被邀了入幕。在幕中住了一年，他又因老友薦挽，居然得着了一個揚州知府的肥缺。本來是優柔不斷的好好先生的他，爲幾個幕中同事所包圍，居然也破了十年來的獨身之戒，在接任之前，就娶了一位揚州的少女，爲他的掌印夫人。結婚之後，不滿十個月，鄭秀岳就生下來了。當她還不滿週歲的時候，她的異母共父，在上海學校裏念書的那位哥哥，忽在暑假考試之前染了霍亂，不到幾日竟病歿了在上海的一家病院之中。

鄭去非於痛子之餘，中年心裏也就起了一種消極的念頭。民國成立，揚州撤任之後，他不想再去折腰媚上了，所以便帶了他的嬌妻幼女，搬回到了杭州的舊籍泉唐。本來也是科舉出身的他，墨守着祖上的宗風，從不敢稍有�違異，因之罷仕歸來，一點俸餘的積貯，也僅夠得他父女三人的平平的生活。

政潮起伏，軍閥橫行，中國在內亂外患不斷之中時間一年年的過去，鄭秀岳居然長成得秀媚可人，已經在杭州的這有名的女學校裏，考列在一級之首了。

馮世芬的車子，送她到了門口，鄭秀岳拉住了馮世芬的手，一定要她走下車來，一同進去吃點點心。

鄭家的母親，見了自己的女兒和女兒的同學來家，自然是歡喜得非常，但開頭的第一句，鄭秀岳的母親，却告訴她女兒說：『車夫今天染了痧氣，午飯後就回了家。最初我們打電話打不通，等到打通的時候，門房說你們已經坐了馮家的包車，一道出校來了。』

馮世芬伶伶俐俐地和鄭家伯父伯母應對了一番，就被鄭秀岳邀請到了東廂房的地臥室。兩人在臥房裏說說笑笑，吃吃點心，不知不覺，竟夢也似地過了兩三個鐘頭。直到長長的午後，日脚也已經斜西的時候，馮世芬堅約了鄭秀岳於下禮拜六，也必須到她家裏去玩一次，纔匆匆地登車別去。

太平坊巷裏的馮氏，原也是杭州的世家。但是幾代下來，又經了一次辛亥的革命，馮家在任現職的顯官，已經沒有了。尤其是馮世芬的那一房裏，除了馮世芬當大，另外還有兩個弟弟之外，財產既是不多，而她的父親又當兩年前的壯歲，客死了在漢陽的任所。所以馮世芬和母親的生活的清苦，也正和鄭秀岳她們差仿不多。尤其是杭州人的那一種外強中乾，虛張門面的封建遺澤，到處在鞭撻杭州固有的舊家，而使他們做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被征服者被壓迫者還不敢反抗。

馮世芬到了家裏，受了她母親的微微幾聲何以回來得這樣遲的責備之後，就告訴母親說：

『今天我到一位同學鄭秀岳家裏去耍子了兩個鐘頭，所以回來遲了一點，我覺得她們家裏，要比我們這裏響亮得多。』

『芬呀，人總是不知足的。萬事都還該安分守己纔好。假使你爸爸不死的話，那我們又何必搬回到這間老屋裏來住哩？在漢陽江上那間洋房裏住住，豈不比那

一家都要響亮？萬般皆由命，還有什麼話語說哩！』

在這樣說話的中間，她的兩雙淚盈盈的大眼，早就轉視到了起坐室正中懸掛在那裏的那幅遺像的高頭。馮世芬聽了她母親的這一番沉痛之言，也早把今天午後從新交遊處得來的一腔喜悅，壓抑了下去。兩人沉默了一會，她纔開始說：

『娘娘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並不在羨慕人家，這一點氣骨，大約你總也曉得我的。

不過你老這樣三不是地便要想起爸爸來這毛病，却有點不大對，過去的事情還去說牠作什麼！難道我們姊弟三人，就一輩子不會長大人了麼？』

『唉，你們總要有點志氣，不墮聲家纔好啊？』

這一段深沉的對話，忽被外間廳上的兩個小孩的脚步跑聲打斷了。他們還沒有走進廳旁側門之先，叫喚聲却先傳進了屋裏。

『娘娘，今天車子作啥不來接我們？』

『娘娘，今天車子作啥不來接我們？』

跟着這喚聲跑進來的，却是兩個看起來年紀也差仿不多，面貌也幾乎是一樣的十二三歲的頑皮孩子。他們的相貌都是清秀長方，像他們的姊姊。而鼻腰深處，張大着的那一雙大眼，一望就可以知道這三人，都便是那位深沈端麗的中年寡婦所生下來的姊弟行。

兩孩子把書包放上桌子之後，就同時跑上了他們姊姊的身邊，一個人拉着了一隻手，昂起頭笑着對她說：

『大姊姊，今天有沒有東西買來？』

『前禮拜六那麼的奶油餅乾有沒有帶來？』

被兩個什麼也不曉得的天使似的幼兒，這麼一鬧，剛纔高在起坐室裏的一片愁雲，也漸漸地開散了。馮夫人帶着苦笑，伸手向袋裏摸出了幾個銅元，就半噙半喜地罵着兩小孩說：

『你們不要鬧了，諾，拿了銅板去買點心去。』

三

秋漸漸的深了，鄭秀岳和馮世芬的交誼，也同園裏的果實坂裏的乾草一樣，追隨着時季而到了成熟的黃金時代。上課，吃飯，自修的時候，兩人當然不必說是在一道的。就是睡眠散步的時候，她們也一刻兒都捨不得分開。宿舍裏的床位，兩人本來是中間隔着一條走路，面對面對着的。可是她們還以為這一條走路，便是銀河，深怨着每夜舍監來查宿舍過後，不容易馬上就跨渡過來。所以鄭秀岳就想了一個法子，和一位睡在她床背後和她的床背貼背的同學，講通了關節，教馮世芬和這位同學對換了床位。於是白天掛起帳子，儼然是兩張背貼背的床鋪，可是晚上帳門一塞緊，她們倆就把床背後的帳子撩起，很自由地可以爬來爬去。

每禮拜六的晚上，則不是鄭秀岳到馮家，便是馮世芬到鄭家去過夜。又因為鄭秀

岳的一刻都拋離不得馮世芬之故，有幾次她們倆簡直到了禮拜六也不願意回去。

人雖然是很溫柔，但情却是很熱烈的鄭秀岳，只教有五分鐘不在馮世芬的邊上，就覺得自己是一個被全世界所遺棄的人，心裏頭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空洞之感，簡直苦得要哭出來的樣子。但兩人在一道的時候，不問是在課堂上或在床上，不問有人看見沒有看見，她們也只不過是互相看看，互相捏捏手，或互相摸摸而已，別的行爲，却是想也不會想到的。

同學中間的一種秘密消息，雖則傳到她們耳朵裏來的也很多很多，譬如李文卿的如何的最愛和人同鋪，如何的臨睡時一定要把上下衣褲脫得精光，更有一包如何如何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帶在身邊之類的消息，她們聽到的原也很多，但是她們却始終沒有懂得這些事情究竟是什麼意義。

將近考年假考的有一天晴寒的早晨，鄭秀岳因爲前幾天和馮世芬同用了幾天功，溫了些課，身體覺得疲倦得很。起床鐘打過之後，馮世芬屢次催她起來起來，她却只